

众生奏鸣（节选）

自然音声，足堪疗愈。雨林幽响，溪流潺湲，飞瀑琤琮，蛙鸣声声，虫吟成韵，鸟鸣婉转，皆能抚慰身心。人类初生，便聆听自然母声，还有先在的动物乐师鼓、唱、啸、啼的原始歌咏。

谛听动物颤身而鸣，可以体悟存在之真：人乃赋形造物，完全血肉之躯；世间合唱，华美多元，人声不过其一：草原入夜，长颈鹿相抚低吟；静湖破晓，麻鹄沉鸣；刺猬鼾起，吸气鼻哨稍扬，呼气鼻息匀微。大象次声低沉，低不可闻，但其深沉脉动震颤空气，我们体内仍能感知。

经由天籁，我们或能渐趋“完人”。Person（人）源自拉丁文 *persona*，即古代戏剧中所戴面具，常解为“声音（son）穿透（per）面具”，但或许另有深意：人乃回响之体，要成为真正且健全之人，需任由众声透身而弥漫，成为千足虫、麋鹿、麝鼠的共鸣板。人乃聆听之器，由周遭万物弹奏，与山羊之歌、海鹦之谠、骆驼之颂共振。我们的身躯由荒野之声奏响，那是生命之铃铎、吹奏与号角，将我们引入炽烈柔婉之境，感受最丰盈的生命。

鸟鸣倏起倏消，瞬动瞬灭。它灵动，带来生气，直触灵枢；它让林地更富生机。古语所谓“灵动与死亡”，“灵动”即“生机”。鸟类正是万物生机的化身，它让鸟类所依之气愈发鲜活。世界倘若无鸟，不惟幽沉，更会死寂，令人窒息。

我们四周物种繁盛，证明世界康健，如此可大益身心。鸟兽虫声，是生命世界的众声和鸣，亨利·戴维·梭罗谓之“宇宙竖

琴之颤动”，目遇耳得，便觉安好圆满。

动物音声世界永远流动、漂移、涨落，总会在万千生态中汇成协奏，恢宏而优美。至高处，蝙蝠超声人耳不觉，远在钢琴最高音之上；稍降，是蝉声虫鸣；再降，是雨燕尖啼。从钢琴高音区渐降，是其他众多鸟鸣，直至猫叫、猿啼与人声。据说树懒夜唱，其音程恰合人类音阶；熊崽在洞中吮乳低哼；长臂猿以滑音乐句迎接日出（印尼达雅克神话认为，其歌声至美，太阳即应声而出）；黑猩猩啼啸高低起伏，或告风雨，或报黎明。更下，有海狮咆哮；而钢琴最低音之下，则有长颈鹿的次声低吟以及象与鲸深沉的次声吟唱。

居于众声中心的是蜜蜂。蜜蜂花间嗡鸣比中央C高半音，恰好落在键盘正中，正是完美归属，那万物甜美的中心。动物音声赐予福祉，让人安宁而振奋，将人唱入永恒当下，而生命在歌咏中生生不息，音声渐涨、充盈、回荡、繁盛，终至圆满。

稍假原始直觉即可知晓，唯有众生完好，成为人类安栖的野韵之网，而万物无恙，抚慰人心，我们才能得全其中。

蜂鸣让我灵魂宁静、安适、些微酥麻。我直觉蜂鸣有疗愈之力，后来才得知此为科学事实。蜂鸣频率约为10至1000赫兹，能与促进愈合的人体组织共振：声波刺激脑脊液，引发共振，增强免疫系统，促进营养循环与血液过滤。这些频率也作用于松果体、脑垂体、下丘脑与杏仁核。

倘若无声，我的花园便不完整。花园不可无蜂，蜂鸣甜柔沙

沙，花儿应声绽放，轻歌祷祝，吟唱一切安好，一切终将安好。蜜蜂是甜美的术师，花粉成蜜，声频愈人。

公元前 3000 年左右，古埃及人首次记载了脑脊液；据传他们有“蜂教”传统，认为蜂鸣能刺激身体释放“蜕变灵液”，此语甚妙，可唤起蜂鸣激发的柔颤欣喜。

美国作曲家大卫·罗森伯格探索动物音乐，数月前曾录制池塘虫鸣并发送给我。聆听池中虫唱，唧唧、嗒嗒、啾啾，康怡之感袭涌周身。合唱音声丰盈，百态具足，浑然一体。池中，昆虫乐团奏鸣和谐，层次分明，亲近在侧，其效类似自主感官经络反应，某些声音让人悸动又舒缓，狂喜又平静。如今，我也有了罗森伯格专用水听器，可以随处聆听池塘音乐。初次尝试是在苏格兰艾加斯庄园湖岸，作家兼博物学家约翰·利斯特-凯伊听罢，感觉此声能安抚心绪，助人酣眠。

我不禁与虫共鸣：其振动于人有益，此种感觉非我独有。亚马逊原住民认为，虫声嗡嗡对人有深远影响，关乎人的蜕变与自然的丰饶。拉科塔族灵医雷姆·迪尔曾向一位修行圣人描述理想声景，言其偏爱“万籁俱寂，唯有虫声”之地。

响尾蛇颤尾，让人颤畏；鬣狗尖笑，提醒我们或为其笑柄；狐狸夜啼，如婴孩遭虐；马匹受惊喷鼻，叫人不安。即使不能伤人的动物亦能扰人：雉鸡突然从地面咯咯窜起，的确会让我骤然一惊；夏日一早出现的苍蝇，一味愚蠢营营，我不胜其扰；一只蚊子也能让我半疯。

我们从自身、也势必从动物身上悟出，人乃肉身。这一体认大有裨益，它让我们明白，人不过众生之一，世间仅有人声既是缺失，也不健康，因为它违背自然、失去平衡，与万物不谐。动物众声和鸣才是世界的正常底色。

有人高喧谎话，虚伪就像指甲刮擦黑板，奏出的恶意七度音破坏了甜美和弦，有人叫嚣“唯人独尊”，谰言卑劣，此类不谐之声让人颤栗，其时，动物音声恰能拯救。动物音声既是和弦主音，也是疗愈良药，是物质世界以本调奏响的正声。动物将我们唤回理应归属的世界，各安其位，其中，人类重要，动物重要，物质亦然；人类以坦荡无讳的肉身存在，嵌入这个万物共享、生动鲜活的真实世界。

动物乐团是不泯良知，它提醒我们，万物璀璨，音声无限：众声如波点，缤纷斑驳——棕黄的咆哮，青绿的啁啾，橘红的叽喳，在生命恣肆多元中兀自放歌。